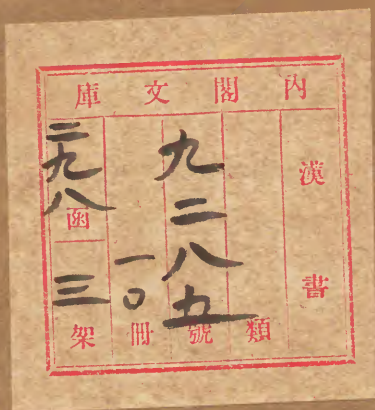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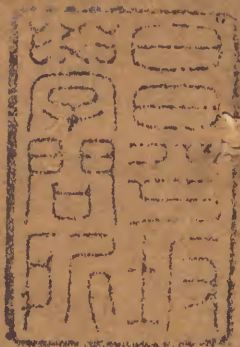


史案

十七之八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285
冊數	10	9)
函號	298	10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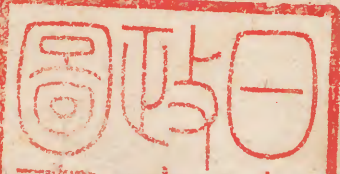
史案卷十七

淺草文庫

涇縣吳裕垂以燕

明太祖

久矣夫英雄之不能受制於人也項羽假楚懷王孫心以
 從民望明祖用宋龍鳳年號以令軍中一由楚次將軍霸
 天下一由宋副元帥定中原一遣共敖等奉義帝徙郴縣
 而擊殺之江濱一遣廖永忠迎林兒歸建康而覆舟於瓜
 步明祖崛起側微人皆以況漢祖而不知實襲迹於項羽
 羽所以及身而亡者項氏世為楚將而楚後又為其季父
 所立父立之而身弑之是項氏之逆子為楚國之賊臣也
 明祖所事固非承先立後之比然林兒雖微事之十餘年



史案

卷十七

明

一明祖之義帝也。而一旦沉之。倘爾時有爲林兒發喪。縞素興問罪之師者。明祖大事去矣。或曰瓜步之沉。永忠事也。故明祖嘗咎之曰。共敖固項羽之成濟。而永忠則明祖之共敖也。雖斬之。不足以謝天下。又誰咎乎。且明祖奉檄之初。曰大丈夫豈能受制於人耶。特以林兒之勢方盛。始爲倚藉耳。林兒之不免。實早決於移檄滁和之始矣。

帝嘗與功臣論取天下之畧。曰士誠恃富。友諒恃彊。朕獨無所恃。惟不嗜殺人云。於戲。功臣獨非人耶。馬后嘗勸帝以不殺人爲本。又曰夫婦相保易。君臣相保難。后殆深窺帝隱。熟悉帝嗜乎。胡藍獄興。株連究詰。殺戮動以萬計。較始皇咸陽一阬。何啻什伯。或曰功臣之殺人多矣。此亦天

之好還也。迺一傳而有靖難之禍。臣民遭戮尤慘。卽太孫亦不免於灰燼。獨非晚年嗜殺之報與。

高皇用殺之意有三。始懲元人寬縱之失。而濟之以猛。將殺無道以就有道也。劉伯溫基曰。雪霜之後。必有陽春。今國威已立。宜少濟之以寬。高皇雖善之。而不能。用繼緣胡惟庸之逆。因而疑忌功臣。悉目爲黨惡而誅之。終危太孫幼弱。輕聽燕王之反間。曷間乎。曰諸公侯縱恣無度。不誅將有尾大不掉憂。高皇由是疑忌愈深。不數月而玉禍作也。或問燕王久蓄異志。當陰結功臣爲黨與。而必欲譖而殺之。何居。曰高皇初立東宮。不別設府僚。而以功臣兼之。此功臣所以素爲東宮之心腹也。功臣不戮。則燕王之逆

謀不逞，殺功臣，正所以剪東宮之羽翼也。懿文沒後，高皇自傷衰邁，虞猛士之難馭，撫六尺而寒心。燕王深有以窺其微矣，所為物腐而蟲生也。高皇準是以御羣下，宜其為千古嗜殺之主也。

燕王篡弑之罪，固萬無可逭，而其禍實由太祖所釀。外丙

之嗣成湯。

四書正事括畧從來序年無先幼後長者今丙二歲王四歲則仲壬為外丙兄何後之耶詳

卷二武王之嗣文考，三代以上之故典也。明知燕王才堪嗣

統，苟能獨斷於心，毅然立之，豈非宗社生民之福？否則與眾泛議，擇賢即誤聽劉三吾之說，下效周平晉武之尤，或猶不至生釁於來茲，迺顯御東角門，明言朕意欲立燕王，廷議不合，復大哭而罷。羣臣所共覩，天下所共聞也。傳曰：

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為禍。又曰：不如早為之所，毋使滋蔓。燕王之寵而好兵，蔓而難圖，豈特州吁共段比哉？以燕王英武之姿，處北平形勝之地，而數提兵出塞，降軍悉聽調用，鎮將並受節制，此燕兵所以甲天下，釀成尾大不掉之憂也。

漢晉強藩之禍，太祖豈不熟悉？所恃者列爵而不臨民，分藩而不錫土，其護衛甲士又皆隸籍兵部，是雖國富兵強，城連數十，而軍民土地悉聽朝廷節度也。方自謂法制相維，歷久無弊矣，而卒如葉居升伯巨所慮者，繼因元裔犯塞，命並邊諸王得專兵衛，徵發諸軍，而燕王尤數立邊功，遂以漠庭餘孽，非燕王莫克剪除，北門鎖鑰，非燕王莫克

勝任番騎降軍勳臣宿將非燕王莫克駕馭舉閩外大權而悉以付畀就令太子無恙尚有並駕齊驅之勢況在太孫既假奪嫡之勢而抗拒有資復萌傳立之言而覬覦日甚尾大不掉釁起蕭牆廷臣誰不豫知而皆絕口不言者蓋諸藩皆太祖之子而燕王尤所親愛一言削奪則間離骨肉之罪立至致天下咸以居升爲戒而太孫與諸王遂成勢不兩立而卒自相魚肉也

太祖樹鐵牌字於宮門禁宦官預外事永不許典兵預政深有監於李唐之覆輒也嘗諭吏部曰內臣但備令使毋多人馭之之道當使畏法勿令有功畏法則檢束有功則驕恣故左右服役之外重者傳命四方而已嗚呼互市非

外事乎一自趙成奉使而西馬稍集不可謂無功於軍實有功則驕恣驕恣故尋爲西番所殺也若但備令使服役豈致生邊釁而損國威乎且唐代宦官之禍實肇於魚朝恩之觀軍容五開蠻叛業遣總兵官往討矣迺命吳誠觀兵於前呂玉閱勝於後是軍情之虛實戰勝之機宜全以此輩爲耳目不已開監軍鎮守之漸乎異日燕兵臨江闔寺逃入北軍洩漏朝廷虛實者蓋在洪武間數將帝命觀閱軍事熟悉軍情故也至永樂而大權悉委此輩以爲報施酬恩之典釀成一代厲階皆太祖市馬觀兵諸使作之備也雖宮門鐵牌字何益

君父之所望於臣子者不過忠孝兩字讀聖賢書求識忠

孝字也。聘名儒擇師傅，所以教孝作忠也。太祖為人君父，而遣僧宗泐求經西域，又選高僧侍諸王歸國，日與無父無君之輩陰謀無父無君之事，致燕王大有虧於忠孝。僧道衍即姚廣孝雖實為謀主，亦太祖之貽謀不善也。或曰：帝本皇覺寺僧也，求佛經，修佛事，是其本業。故晚年仍好釋氏，禁中嘗與諸僧坐論，寄以耳目。為釋氏立左右善世闡教等官，皆高其品秩。李宗孔任魯以闢佛自任，故摔死階下云。

太祖以布衣而為天子，一時公侯將相佐成大業者，亦皆由布衣崛起。故中原底定而後，其於布衣之士，或遣使訪求，或下詔徵聘，或令羣臣察舉。其目曰：聰明正直曰賢良方正，曰孝弟力田，曰儒士，曰孝廉，曰秀才，曰人才，曰耆民。

皆不次擢用。

其各省貢生，亦由太學以進。

時雖科舉並行，而監生與薦

舉實多參用。嘗擢監生劉政等六十四人為藩臬，及參政副使等官，或用御史給事中，而所舉賢良郭有道、秀才范敏曾、秦稅戶、人才鄭沂、儒士趙槩，皆起家為尚書。其他由布衣登大僚者，不可勝數。延訪之始，網羅摭撫，務無餘逸。有司敦迫上道，如捕重囚，抑何求才孔急耶！迺一入仕途，懷印未煖，而已悉付皮場廟矣。楊岡以人材為御史，而詐屍以遁。孫敬先怕做人才，而詐癡冀免。若此類者，不可殫述。嗚呼！取之欲其盡，殺之欲其遍，何怪布衣之士咸以溷迹無聞為福，以受玷不錄為幸，以身入仕途為剝皮之階也。布衣且然，又何怪佐命功臣之不獲免也哉。

中山武寧王 徐達字天德

徐公奉命伐元深得成湯放桀之意與放者縱而不迫之謂公追順帝將及之忽下令班師常十萬遇春字伯仁大怒馳

歸告帝曰徐達反矣公潛還入謁帝盛怒問其故曰元君雖微嘗主中國我執以來何以待之帝怒乃解厥後應昌奏捷俘將廟獻帝皆蹙然不安一則曰元主中國百年朕與卿等父母皆賴其生養再則曰元人入主中國朕之祖父亦與享其太平詔削侈大之詞罷行獻俘之禮太祖之心公實啟之矣帝嘗稱之曰受命而出成功而旋不矜不伐婦女無所愛財帛無所取中正無疵昭明乎日月大將一人而已御膳之死胡為乎來哉想爾時功臣遭戮好事者或附會其說與考正

史載太陰犯上將帝心惡之惡之者虞徐公之不免也若有心毒之帝當暗喜何惡之有況公鎮北平每歲暮還朝上將印單車就舍宴見歡飲習以為常其善處功名之地雖郭汾陽弗之過曾何嫌而何忌乎如曰死於御膳是謂伊尹而見殺也誰則信之

涂中丞 節

劉伯溫之遇毒胡惟庸之不法汪廣洋之黨惡舉朝皆莫之敢言涂中丞一言而羣奸之罪著忠貞之忿雪可謂君子不黨矣且汪罪亦止知而不言耳誅首惡自應嚴於胡而薄於汪汪已賜死而竟置胡於弗問他日奸謀愈逞奸黨愈侈帝實養之矣而養奸即為害善之端中丞以發奸而為奸人所怨以不黨而為黨人所誣並納諸朋黨之中

俾同受朋黨之禍。此固盜賊讎叛善類之常。而中丞竟因此獲罪也。悲夫。

圖燕

燕王素有大志。縱謀之甚密。而日與術士往來。穴地鑄兵等事。必有踪跡可尋。因其入臨會葬而按之。罪大則誅。罪小則竄。罪疑則徙。一獄吏事耳。乃以奔喪之重。直援遺詔而勒還。是明示朝廷之却。而動藩國之疑也。漢時七國亦止削奪數縣耳。周岷六王。以次收捕。非束手就縛。卽闔門自焚。其素非燕羽翼明矣。秦六公子無辜。而悉見殺於二世。尋復誅求無已。不益資燕王口實。激之變。而速之反乎。天下無事。庸臣猶足以致擾。况尾大不掉。變生骨肉。而仗齊黃爲謀主。悉付閭外於耿李。適爲淵馭魚。爲叢馭爵耳。燕王雖雄。曩非建文諸臣爲之誤。用權謀。妄效死力。以僨朝廷事。靖難之兵。又豈但費兩日已哉。

方正學 孝孺

信哉書生之誤國也。周禮一書。王安石用變祖法。雖在承平後。尚致蒼生之誤。靖難兵起。日肆猖狂。正臣子枕戈嘗膽時也。乃以燕不足慮。日事討論。周官法度。更勳階。撰禮制。是魏兵至柵。而南朝戎服聽講。巡城和詩也。耿炳文以三十萬敗於真定。李景隆以五十萬敗於北平。又以六十萬敗於白溝河。乃復依仿古名。今日改殿。明日改門。軍國大事。悉付諸度外矣。且間人骨肉。教子叛父。致貽笑於天

下皆書生所不爲也。計無所出，僅有割地請和一策，則又效趙宋誤國之尤也。掩敗爲功，在黃子澄原不足責。希直名高一代，而亦與世浮沉，不能泣訴軍情，而徒著一麻衣號哭於國破君亡之後耶？士君子大節無虧，原不以迂濶無能，并泯其殺身成仁之美。第以帷幄重寄，而悉付諸白面書生之手，夫豈廟社生靈之福？昔希直以吳沈之薦，太祖見之曰：「此莊士，當老其才。」十年後，復以薦召至，謂曰：「今非用孝孺時，始則遣之還鄉，終則除一教授。太祖蓋深悉其爲人，量才而授職也。乃惠帝挽入翰林，日侍左右，備顧問。六王無罪，誅竄無已，曾不聞一言匡救，徒泥周禮周官輕變祖宗之法。國是已不勝其紛紜，後更倚爲謀臣策士，用抗大難，幾何其不敗乃公事也哉。」

壬午殉難之多 刪

高皇之嗜殺人如許，後世臣民宜莫肯爲效死矣。而何壬午殉難之多也。成祖夙與廷臣切齒，謂齊黃輩間離骨肉，剪伐附枝，皆謀危宗社之徒。既上書而陳之，復傳檄而數之。既按碑而錄之，復列榜而暴之。而且爲首爲從，一一懸諸賞格。舉朝皆自知其必死，又何怪一士成仁，疏族外親皆視死如歸也。道衍素知成祖嗜殺，兵入京師，必將盡族。廷臣故豫以讀書種子爲囑。卓侍郎 敬嘗曰：「燕王酷類先帝，信乎成祖之酷也。」

高煦

甚哉高煦之願肖乃父也。文皇以英武而見愛於太祖，高煦亦以材武而見愛於文皇。太祖喜文皇類己，將擇賢而與。文皇亦喜高煦類己，將立子以功。文皇奪嫡之謀，實啟於御門一語。高煦奪嫡之謀，亦啟於撫背一言。文皇因潛謀奪嫡，而屢讒勳舊諸臣。高煦亦潛謀奪嫡，而數譖東宮官屬。文皇久蓄異圖，實乖義方之訓。高煦素謀不軌，實效乃父之尤。由前而觀，似為象賢之肖子。由後而論，益昭篡奪之家風。迺猶是藩王，猶是皇叔，稱兵而一則功成而為有為之主。一則事敗而為無賴之徒。一遇懷公而為言文一遇成王而為管叔也。嗚呼靖難之兵，再見於宣德。誰作高煦之備，而陷之死地乎。文皇有知，即欲加以亂臣賊子之名，恐難出諸其口矣。

解胡氏

實維我儀之死，矢靡他。有志之女，一經許配，尚不改適。况吾儒讀聖賢書，平日自命云何，而懷二心以事君乎。縉廣已食惠帝之祿，而不能忍之須臾。解胡氏背主一語，愧死乃舅乃父矣。

陳瑛

陳瑛身為叛逆，恐自處無名，而以叛逆加諸忠臣，連染屠戮，動輒數百家。固君子所痛恨也，而亦有為君子所痛快者。何福平安輩，皆以都督而叛降。耿炳文、李景隆、盛庸輩，皆以公侯兼大將而叛降。然此猶曰武夫耳。解縉侍讀也。

而首先迎附。茹瑺兵部尚書也。而首先勸進。其自視一身名節。曾不若胡廣之豬也。迺卒被瑛等所譖。次第伏誅。而瑛即因此獲罪。與豬同斃。迺足慰忠魂於地下。永為千秋叛逆之戒矣。

張忠烈王輔

沐氏世鎮雲南。厥有成績。文皇所目擊也。英國公威震蠻彝。足為交趾維城。文皇亦豈不明悉。迺三立功而三召返者。疑忌之心勝也。延及宣帝。君相偷安於上。宦官庸帥敗壞於下。竟舉數十年數千里之邊疆。悉棄諸左衽。厥後黎轉為莫。朝廷興師致討。未及壓境。而登庸已束身泥首。待罪軍門。况威望素著如英國乎。以一身之往返。係疆場之

之存亡。而棄置不用。在宣宗原不足責。而文皇竟以外親

內忌。自壞爾萬里長城。殊可惜也。

維時麓川思氏襲迹而動。雲貴兩廣土獍環強。

溪蠻苗峒列處內地。南方之不競由來漸矣。

仁宣刪

仁宗以言者日少。而復弋謙朝參。可謂能悔過納諫矣。非謀反不連坐。有告誹謗者勿治。悉除二祖苛政。寬以濟猛。尤切中時病矣。而何李時勉抗疏極諫。致以金瓜擊斃殿陛。幸而得蘇。尋復與羅汝敬均以言事下獄也。豈時方病篤。心多煩燥。而然與。奈何宣宗無恙。而陳祚衍義之請。罪既及于妻孥。郭循營造之諫。命幾斃于鋒鏑耶。

廢皇后胡氏刪

衛之莊姜秦之華陽漢之張后宋之劉后皆以嫡配無子取宮人子爲己子者宣宗年三十無子胡后不爲是陰謀賢可知也后不爲而寵妃爲之甫生八日羣臣請立爲太子而后亦欣然爲請后曾何辜而見廢乎卽云母以子貴或子卽帝位後與嫡母並尊爲太后可也迺以天下之母無故而逐出中宮逼爲仙師爾時宰輔如三楊輩誠不足道而何御史之不一言耶曰士奇實陰有以制之矣曷制乎曰后今有疾令以疾辭位也辭有所託則諫臺不得藉口矣如忠良爲君相所忌欲加之罪終患無辭勒令告病歸里耳此正士奇之曲成其事而巧於嫉媚也或曰此輩迎新主於金川阿權閣於末路患得患失無所不至矣何

堪責備

三楊歷事五朝其言語政事文學皆有可觀特不可以託孤寄命而臨大節耳三楊中而一有君子其人仁宣之治猶未可量也

士奇西楊榮東楊溥南楊

太皇太后張氏崩

誠孝大漸命中官問士奇等國家有何大事未舉士奇舉三事其一言建文年號當復其二言孝孺等遺書之禁當弛其三未及上而誠孝已崩垂案惠帝之於太宗章帝之於高煦君臣之分一也特高煦敗則爲寇太宗成則爲王耳惠章之實錄與從事諸臣之遺書豈得以強藩之成敗爲筆削乎士奇不能言於削號禁書之始吾猶曰空言觸怒耳仁宗在位一載而不言吾猶曰三年無改耳迨章帝嗣統高煦謀反其迹正與建文時事相類爾時苟能婉轉

言之章帝必信聽無疑也。若正統六七年間，何時不可言而必言於誠孝大漸時乎？且是時國家大事攸關宗社之存亡，孰有大於奸璫之禍而競以建文君臣復號弛禁為亟亟乎？或曰：倘誠孝疾篤時，有言王振罪者，士奇等仍為長跪泣救耳，而重責以忠良之大義乎？奸如王振，誠孝所急欲誅之而未遂者，至此而仍為庇護，吾知誠孝之必含恨而沒也。

于忠肅公 謙

于公心存宗社，天下之公也。景帝貪據神器，一己之私也。一公一私，兩相反背，而卒相與有成者，蓋不有于公之心存宗社，則景帝戰守之志不銳，不有景帝之貪據神器，則于公戰守之策不行。景帝欲假于公之公以濟私，故言聽計從而為一代中興之主；于公即假景帝之私以濟公，故功名立而為中原再造之臣。阮侯庭先生曰：此案可商。

築邊牆

邊牆之制曷昉乎？曰：長城之別名也。明白英宗信任奸閹，國用耗蠹極矣，而復大興工役，傷財害民，不且速之亡乎？曰：此正所以節用愛人也。三邊惟延綏地平易，利馳突，寇屢入犯，自成化六年，破羅鼎與阿勒楚爾合別部伽嘉色，凌博勒呼入據河套，延綏告急，憲宗遣朱永、王越等禦之，士馬八萬，芻糧歲以八百二十五萬，而居民之被殺掠，禾稼之遭蹂踐，更不知凡幾。今考余士英 子俊 所築東起清

水營西抵花馬池延袤千七百七十里凡築城堡十一邊
墩十五小墩七十八崖砦八百十九役軍四萬人不三月
而成牆內地悉分屯墾歲得糧六萬石若早從士英之請
壯夫登高禦寇以一當百以逸待勞外防抄掠內勤耕牧
罷游騎而減戍卒開屯田以裕邊儲省轉運以寬民力五
年間不特省軍需四千餘萬而屯種所積亦可三十萬石
若役軍十萬半載可城萬里萬里之內詳加開墾十年生
聚之餘軍民殷富比戶可封籌邊之策最無有善於此者
可見蒙恬長城之築不過卽逐胡三十萬畝兩月而畢原
未嘗傷財害民也士英深悉長城之利而特變其名曰邊
牆殆以防迂儒之阻格與

平定兩廣苗獠

或問兩廣苗獠之亂韓襄毅雍與朱士傑英相繼總督軍
務一主勦一主撫二公勦績孰優曰惟其時而已矣有如
賊鋒方銳賊勢方張官軍屢爲所敗幸或勝負相當斯正
宜勦時也宜勦而撫必致姑息以養奸有如賊酋已擒賊
巢已覆餘黨業已逃匿咸欲效順無由斯正宜撫時也宜
撫而勦必致貪功而妄殺憲宗卽位之始苗獠流剽蔓延
數千里勢非大創不止韓公身先士卒倍道疾馳連破諸
賊長驅至大藤峽口水陸並進直搗巢穴焚其室廬積聚
追躡至九層崖等山破寨三百餘生擒侯大狗及其餘黨
七百餘人斬首三千餘級墜溺死者無算維時奉命總督

兩廣軍務撲滅餘黨十載間寇盜寢息雖金牌李震之威震苗獠弗之過也事在成化二年及朱公蒞鎮以寧靜約飭將士招撫諸蠻皆望風納款編其戶口給復三年自是兩廣無復苗獠之患論者每多朱公之撫而少韓公之勦不知英宗時顏彪何嘗不自鳴克捷寇且旋熄而旋熾陳涇何嘗不託名招降寇曷愈撫而愈蔓也夫業有韓公之勦固不可無朱公之撫然必如韓公之勦而後得行朱公之撫所為恩威並濟民皆畏威而懷德也

撫治荆襄流民刪

明季流寇之熾以處置流民不得其所也憲宗能用周堯弼洪謨之說舉荆襄數十萬眾隨在聽其附籍為編氓而原于英傑奉命出撫復能徧歷山溪宣諭朝廷德意流民皆欣然附籍戶口日增而羣沐更生之慶其有功於宗社者豈其微哉

黑青見

黑陰氣也自萬貴妃專寵內侍日進珍寶爭假採辦名出入民家徧城驚擾男女露處甚或帝朝奉天門侍衛見之而譁是皆婦閣干政擾害蒼生之象也當時閣老雖有弭災入事一疏而絕口不敢言及婦閣故帝不之悟復令太監汪直刺事大臣又不能力諫直待西廠已置奸黨已成臣民大擾甚於黑青而外廷始交章請罷晚矣

汪直

成化初。太監汪直與尚銘梁芳等俱以諂事萬貴妃得倖。及憲宗銳欲知外事。始任汪直密出伺察。別為設立西廠。直迺先刺鎮監以賣直沽名。日見親信。不特兩京大臣及諸邊督撫盡被羅織。即內侍嬖倖亦且嫉其專橫。於是小中官阿丑假嫚語兩鉞以發其端。東廠尚銘廉得其洩禁中秘語。及在外交通諸不法事。廷臣咸知直寵漸衰。始隨聲附和而傾其後。曩非羣閹嫉之。自為朋黨。自相攻擊。王振之禍。且再見於成化矣。正德初。八虎克橫。流毒縉紳。劉馬永成。谷大用。魏彬。張永。邱聚。高鳳。羅祥。相交結。時謂八黨。亦稱八虎。八虎中瑾尤狡猾。為七人所推。及專政。七人有所請。俱不應。咸怨之。瑾尤與永有隙。楊一清即用張永以誅劉瑾。殆深有所

得於汪直之債敗與。所異者瑾磔西市。怨家尚得生噉其

肉。而直竟良死。為可痛恨也。梁芳等引用方士李孜省。道

金七。害俱盡。憲宗雖明知之。而內無宦官自相傾陷。故終成化之世無恙也。

太子出閣就學。即孝宗時方九歲。

太子出閣就學。業簡儒臣充東宮官。即有閹人侍側。但備趨走服役足矣。而四書章句及古今政典。全仗老奄覃吉口授。則就學何庸出閣。東宮何庸儒臣。此非舉朝皆目不識丁也。總由文人學士急於干進。咸假內侍為奧援。常冀託於義子門生之列。故不特軍國大權皆拱手授之。即文字一端亦恭奉為父師。拜手頌揚。莫敢贊一詞也。可知直芳諸閹肆行無忌。非獨憲宗寵任之過。皆廷臣寡廉鮮恥。

史案卷十八
一
斌媚成習自貽伊戚也史稱東宮講畢太子必語講官曰先生喫茶吉之教也一切端本正始亦無非吉之力也嗚呼爾時儒臣備員東宮者適成清客講官耳香茗之外更別無事又何怪一時閣老尚書咸負紙糊泥塑之誚致太監懷恩常慨嘆於外廷之無人也

史案卷十八

涇縣吳裕垂以燕

孝宗

自古蠱惑君心妨賢病國者有四曰女寵曰宦官曰外戚曰異端成化二十三載間四患交集互爲黨援舉朝皆紙糊泥塑海內洶洶明幾不國矣敬帝卽位首逮梁芳萬喜李孜省等罷萬安尹直黜傅奉官二千餘人奪僧道封號千餘人誅妖僧釐祀典罷銀場與織造中官簡禁兵禁將帥侵尅軍糧盡革累朝積弊于是視太學御經筵親儒臣求遺書復置起居注揭文武大臣姓名於殿壁數詔求直言闕失賜于少保諡錄開國功臣後軍國大政悉召廷臣

面議羣小一無所干預一時名賢如徐時用溥劉希賢健

謝于喬遷皆引為閣老者英碩德如玉宗貫恕何廷秀喬

新彭鳳儀韶馬負圖文升劉時雍大夏以及耿裕周經白

昂韓文徐瓊徐貫皆後先居部秉政又英才如戴珊秦紘

王軾鄧廷讚等皆因材器使而各收其用其朝清野肅治

教休明直與啟甲成康有爭光比蹟之隆豈特為三代以

下之令辟已哉

或問宏治朝賢才雖多然劉吉素號紙糊而茲復愈彈愈

起致有綿花之誚非孝宗寵任非人之過乎曰憲宗崩時吉

與萬安尹直同為閣老孝宗即位數月連罷安直兩相不

得已也吉在成化朝雖無所窺正而罪惡未著嗣君方在

規

諒陰豈得無故而盡逐先朝遺老故舊無大故不棄周公

之教也故孔子論孝必曰三年無改曾子論孝亦曰不改

父臣安直俱罷固孝宗之所以為孝而吉不遽罷亦正孝

宗之善全其孝也况吉見孝宗仁明閣臣正直而身居首

輔凡時用希賢有所論建吉必署名于前不可謂非成人

之美也不可謂非與人為善之一端也吉方同寅協恭和

衷集事以共扶宏治新政而論者概以竊譽目之且與王

馬諸名公同為言官所彈阻格國是莫此為甚是不特大

臣所深惡亦明主所痛恨也彈劾不已不益張遺老之無

辜而愈堅新君之委任乎若謂吉在宏治專事容悅毫無

建白何以帝與張后情好之篤其於后弟伯爵之封竟堅

持不撰誥券乎。寵任既久，受劾既多，於異己諸臣，雖不無排斥，然綜其一生名節，終未若楊士奇輩迎降新主於前，阿附權閹於後也。宏治間，君子滿朝，又非若仁宣之世，僅仗三楊為伊傅周召也。吉不遠罷，曾何損於啟甲成康之治也哉。

李東陽

劉忠宣公大夏首劾劉瑾罪狀，瑾即誣以朋黨，欲致之死。東陽不疏救於帝，而求解於瑾，恐羣閹概以朋黨疑廷臣，而遷怒於己也。故瑾益輕外朝，而令來跪我，直對東陽言之也。東陽不能面折奴輩之狂妄，而反以瑾言直告忠宣，不且激之怒而速之去乎。且瑾怒非長跪不解，東陽既所

孰悉，迺禍幾及身。

因通鑑纂要騰寫不謹，瑾欲加之罪也。

哀懇焦芳求解，可

知東陽之豫辦兩膝也。或問東陽不嘗與劉謝請誅瑾乎。曰：彼亦姑署名於後耳。韓貫道文劾瑾時，諸大臣誰不署名，何芳獨以廷議潛馳告瑾耶。劉謝去而東陽獨留，則此中之委蛇避禍，正不獨閣議時，嘿無一語已也。

太監張永

永在正德初，雖與劉瑾等同稱八虎，然有大功於正德者二：自瑾監司禮，茶毒縉紳，奸猾伺豹房，響馬盈畿輔，盜賊遍天下，寘鐺之反，直以討瑾為名。瑾卒，寸磔西市。二漢與張綵、張文冕等皆處極刑，一雪忠良之忿。楊文襄公一清之密謀也，而永能用之。瑾等既誅，太監蕭敬泰用盧明與

優人臧賢都督錢寧尚書陸完輩交通宸濠表裏爲奸王
文成公守仁擒宸濠於樵舍諸嬖倖嫉之競言文成先與
賊通謀又令縱之湖中待帝至自擒張忠許泰等以威武
大將軍檄邀之文成不與獻俘至錢塘遇永極言江西困
敝不堪供億迺以宸濠付永忠等深恨之見帝讒毀百端
而卒免於禍江西兩廣軍民並賴以保障無虞皆永爲文
成左右之力也荒淫如毅皇而明祚不至中絕在永固不
無小補第誅滅權奸保全功臣之舉不出閣部而出太監
此太監之權所以愈重而明祚亦終亡於太監之手與

擒宸濠

或問御史胡潔嘗上疏論列軍情云逆賊之敗由於安慶

之挫實由於李充嗣

時以侍郎巡撫南畿

間諜之功若全歸功江西

實冒因人成事之譏假使江西善謀能戰賊至安慶何無
一卒躡其後耶不躡其後猶之可也何首惡出城已二十
日不敢窺其巢穴直候其復歸而後敢入耶據此則王陽
明擒賊之功不適足贖其玩寇之罪乎曰宸濠包藏禍心
招納亡命潛謀不軌十餘年矣陽明方奉命勘福建亂軍
變起倉卒九江南康並陷陽明慮其順流東下直取南京
蔓延不可復制乃多遣間諜聲言諸路集軍馬二十萬直
搗南昌俾首惡遲疑淹留巢穴繼見中外兵毫無動靜始
悟爲我所給盡銳東向而我已傳檄遠近自安慶沿江而
下咸有備矣且料安慶之眾楊銳之才以戰則不足以守

則有餘。既克有守，卽用周條侯之策，委梁於吳楚，自足挫其鋒銳，而牽制於堅城之下也。牽制旬日，則我兵齊集，器械俱備，乘虛而襲取南昌，如拾芥耳。彼方師勞於外，氣餒於中，而忽聞巢穴傾覆，尤足驚破其膽。故一戰而敗於黃家渡，再戰而敗於八字腦，三戰而見擒樵舍。凡三十五日，而江西悉平也。陽明素爲羣小所嫉，邊將所忌，本欲以敬用等交通宸濠之罪，移之陽明。胡潔因之黨同伐異，而譏其因人成事，競加以玩寇之罪，良可慨也。

張居正 字叔大

張居正爲相十餘年，雖治具舖張，而居心不正，貪於權勢，實不免鄙夫之譏，何也？宦官用事，擾害蒼生，英宗以降，之大患也。越在世宗，盡撤天下鎮守中官，裁革倉場監督，與京營提督、監鎗太監，嘉靖四十餘年間，諸閣不敢爲惡。隆慶朝雖有廠衛刺部院之命，而事亦尋寢，諸閣亦頗歛迹。一時閣老如徐階、高拱、趙貞吉輩，矜才負氣，縱不無朋黨傾軋之弊，究未聞有求援老公中傷同列者。穆宗崩，居正矚知中涓馮保與拱有隙，因深結保爲奧援，俾矯詔與閣臣同受顧命，遂以司禮監提督東廠總兼內外聲勢日張。迺陽許拱共劾，而私以語保，俾得豫爲布置，轉加罪於拱而逐之。無鬚男子袖刀入宮一事，保欲緣以陷拱，而居正爲詰主使，增飾獄詞，直云歷歷有據，曩非陰靈示警。楊博、葛守禮與諸內侍力爲解救，高翥子族矣。于是獨攬朝權。

日與保私人徐爵張大受輩交關語言表裏相應構陷宗藩排擊正直視同列呂張馬申調陽四維自強時行等渺若屬吏而外示色莊脅制嗣君雖王振之自命周公弗之過也保罪貫盈即終為鯨輩所發而神宗緣是任舊閣鯨以東宮舊閣掌東廠橫肆無憚憚寵十俊謂十小溺於酒色財氣國用大匱奸民慆慆競言礦利中使四出咸假開採名乘勢橫索又增設各省稅使樹旗建廠肆行殺奪而變亂蠶起皆居正阿保傾拱委權內侍開其端也他如嫉士講學盡毀天下書院忿子下第顯停一科館選貪位忘親父喪不奔囑請奪情違者悉羅凶害其患得患失蓋亦無所不至矣

戚武毅公繼光字元敬 剛

隆萬間督撫如王襄毅崇古字學甫譚襄敏綸字子理總兵官如愈

武襄大猷字志輔戚武毅皆大將才也而武毅為最武毅更歷

南北並著聲績而在北更合時宜惡乎宜乎曰全與李成

梁相反也自諳達扣關求款許通貢市邊將惟宜謹遵約

束畫疆以守養銳以需不戰而屈人耳迺盟血未乾成梁

遽欲拓境七八百里建築六堡強抑市價致烏塔懷忿復

樹兵端數以塞外捷聞閣部為之內主張大其功冒封爵

蔭子弟盡列崇階僕隸無不榮顯驕奢無度軍費馬價鹽課市賞歲乾沒不資商利盡籠入己以是灌輸權門中外要人無不飽其將弁戰沒士卒死亡動以數千計仍殺

重賕為之左右

良民虛報首級敗露後邊備益弛十載間遼鎮更易八帥

及再出鎮土默特長安與巴圖已死邊境少事宜克自守

矣。迺忽議棄六堡，驅迫居民，死者枕藉。既貪功，啟釁於前，復偷安示弱於後。他日遼左多事，國步日蹙，成梁真罪魁也。武毅在南平、浙、閩、倭，又平江西賊，屢摧大寇，非邀功也。寇在內地，宜戰則戰也。及鎮守薊州、永平、山海諸處，建敵臺千二百座，精堅雄壯，二千里聲勢联接。在鎮十六年，薊門持守甚固，不事襲擊，不尚首功。敵知無釁可乘，無隙可入，盡轉而之遼。成梁力不能支，故數掩敗為功。所轄一塵不驚，鈴閣幽閒，爰得被服如儒生，與諸名士咏歌太平。而邊儲日益充足，武備日益修舉。繼之者踵其成跡，數十年得無事，可知才如武毅，攸往咸宜也。所著紀効新書，練兵事實，譚兵家悉遵用焉。迺言事諸臣，輒謂薊無戰功，才不宜北而調之廣東。又云以能詩喜士，軍府物力為耗，其謂之何。刪

神宗

明主享國嘉靖四十年萬曆四十年為最久而皆以二十餘年不見羣臣見譏於史冊。然世宗雖齋居西內，與外廷隔絕，而邊郵警報，大吏陞除，及一切祈年憂旱，手批口宣，或一日而數下，或一人而數及，是病垂危迫，而血脉猶通也。神宗自十三年以後，郊祀廟享，悉遣官代。惟十八年一享太廟。至十七年元旦，皆不視朝。陞官皆免面謝，召王家屏復入相，抵京師三月，請而始得一見。厥後吳道南入相，并求一面謝，不可得。十八年遂永罷日講，章奏皆束之高閣。二十一年太后生辰，一受朝賀。他日孝安梓宮發引，亦託疾不送。遣官代行。

諫者杜門已久六卿惟趙

煥一人戶工禮三部侍郎止各一人都察院自溫純罷去八載無正官

六科止數人十三道皆以一人領數職在外巡按十餘年

不得代督撫監司亦屢闕不補郡守缺十之五六文武大

選急選官及四方教職積數千人以吏兵二科缺掌印不給牒久滯都下時攀執

政與哀訴上自閣部下逮佐貳并泥塑木雕者亦不可多得師

喪於外變起於中而神宗依然高枕真冢中枯骨也迺猶

不至於遽亡可知孝宗之流風善政歷百餘年之荒淫怠

玩而人心之思戴如出一軌也

雜評事

于仁

四箴

神宗每託疾不視朝公即假治病規諫上酒色財氣四箴

人臣繩愆糾繆格其非心除腹心之疾也嘉靖朝諸楊最

殿之爵字伯珍

與四諫

葉經謝瑜陳紹徐學詩皆同里時稱上虞四諫

皆以劾奏

權奸獲罪

又有周天佐浦鉉周怡顧存仁高金玉綱吉劉魁馬從謙王總厲汝進沈諫諸公

而直

攻內疚則惟海剛峯

瑞

一人神宗之病革矣苦口如主事

盧洪春御史江東之李植何出光給事中李沂李獻可孟

養浩者亦復不少而直究病源則惟維少懷一疏蓋自古

亡國之君鮮不嗜酒嗜酒則恆舞酣歌俾晝作夜而嬖倖

承歡故嗜酒者必戀色戀色則賞賜無度國用空虛而賦

稅日煩故戀色者必貪財貪財則培克在位忠言逆耳而

盛怒凌人故貪財者必尚氣因尚氣而酣飲朋淫嚴刑苛

索四者之病連類而及膠繞身心亡可矯足而待也少懷

四箴不特為神宗之藥石抑亦千古入主之藥石也迺嫌

其苦口而逐之豈不痛哉

東林

居政府而毫無建白處諫臺而漫無可否君子恥之凡以其有官守有言責也若業以効忠而獲罪雖杜門謝客絕口不言時事誰曰不宜孔子退老東山講學有年上不聞與王人爭國是中不聞與三家衡得失下不聞與弟子評月且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也顧叔時憲成削籍歸里與弟

允成倡修東林書院宋楊時講道處偕同志高錢薛史攀龍一本數教孟麟

諸公講學其中海內聞風景附而值宣崑樹幟虎豹當關

之日時廷臣黨勢日盛湯賓尹顧天峻各收召朋徒干預時政謂之宣崑黨皆以二人所居縣目之也而言路

又有齊楚浙三黨齊首斤詩教周永春等而燕人趙興邦輩附之楚首官應震吳亮嗣等而蜀人田一甲輩附之浙

首姚宗文劉廷元等而商周祚輩附之與宣崑聲勢相倚並以攻東林排異己為事大僚非其黨不得安其位天下

號為當關虎豹猶恐聲名太盛動見忌於黨人况兼收並蓄飾偽

亂真之輩濫入吹竽日事諷議時政裁量人材與朝士遙

相應和互相標榜就令接納盡名流語言妙天下廟堂之

是非而草野必欲反之是以處士而橫議也貞養時晦之

謂何逮孫丕揚鄒元標趙南星相繼講學自負氣節顯抗

衡於政府直結怨於諫臺縱橫馳騁士林之議論一出廷

臣之水火益深邊警吏治悉置不問而舉國若狂專以攻

東林為事矣東漢范滂等非訐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節

下之太學生爭慕其風以為文學將興處士復用申屠子

龍蟠獨歎曰昔戰國之世處士橫議列國之君至為擁篲

先驅卒有阬儒焚書之禍。司馬相公曰：天下有道，君子揚于王庭，以正小人之罪，而莫敢不服。天下無道，君子囊括不言，以避小人之禍，而猶或不免。時值否來，小人道長，四海橫流，而欲以口舌救之乎？丁巳以後，黨局牢不可破，交相報復，清流斥逐殆盡。在小人原不足責也。天啟初，葉向高、韓爌方輔政，一時掌銓秉憲，雖號得人。趙南星、掌銓、李之、高攀龍、楊漣、左光斗、秉憲、魏大中、袁化中、長科、道、鄭三、俊、李邦華、孫居相、饒伸、王之、宋輩、悉居卿貳，而郎官、鄒維璉、夏嘉遇、光前、程國祚、劉廷諫等亦皆民譽。時稱眾正滿朝云。而東林之勢漸盛，黨人之恨愈切，計惟有謹慎小心，先自立於不敗之地，俾羣小無所藉口耳。况是時遼事孔急，奢崇明反於四川，安邦彥反於貴州，而白蓮教、紅毛夷，又不時竊發。在庭公卿大臣，雖

日籌帷幄，增脩武備，猶虞迫不及待。遑暇效村夫子捧一部高頭講章，競事舉業工夫為哉？就令講武之暇，兼修文德，或請御經筵，親儒臣，勤日講可也；或請臨辟雍，尊師道，崇教習，增廣弟子員可也；或請選主試，與知貢舉等官，謹關防，嚴磨勘，拔取真才可也；或飭各省提學，與各學教官，端士習，勤月課，培養人才可也。迺地非家塾，身非業師，署非學署，職非教職，直於車駕往來之地，奸雄側目之時，大興土木，建造書院，顯自旌其門戶，號召生徒，清議所加，一倡百和，畧無嫌疑之避，致奸黨資為口實，委鬼乘釁出頭，日尋傾軋，益嚴理學之禁，盡毀天下書院，流毒善類，羅織無遺，律以春秋責備，皆東林諸君子之自取也。

熊經畧 廷弼

飛白承楊鏞潰敗之餘，經畧遼東，濬濠修堡，分布士馬，專以守為上策，誠計之得也。而物情不附，卒不能安其位者，世謂其性剛好，嫚罵耳。垂竊謂飛白之失，在笑不在罵。姚宗文奉命閱邊，而以書生邈之方，飲酒高會，而虛傳邊警以弄之，俾坐不坐席，懼形於色，復於稠人廣眾中，笑敖以辱之，致宗文懷恨，還朝詆毀，與言路攻擊，不遺餘力。實以一笑而招讒也。去位後，武備日弛，諸險盡失，前功盡棄，京師大震，始復召為經畧，建三方布置策，一意主守，而朝廷方誤聽王化貞說，倚降將之內應，信西部之外援，決策進取，致喪師失地，此正憂國憂民者痛哭流涕時也。傳曰樂

然後笑，人不厭其笑。時至疆場失守，重臣奔竄，禍幾沿於宗社，會何所得意，何事快心。一見化貞而從容，頻笑乎。幸師徒之一敗，以彰吾言之不用，心術至此，尚堪復問乎。若必為天下戮笑，飛白其免乎。觀此兩笑，則飛白以有用之才，而身敗名裂，既貽笑於東林。初與宗文等專攻東林為事復貽笑於黨人者，君子有以知其所由來矣。

福祿酒

李自成陷河南府，殺福王常洵，勺其血，雜鹿肉以食，曰福祿酒。

神宗腴民膏血，以肥福王，俾虎豹枵腹垂涎，是福祿酒早釀成於萬曆之世矣。莊烈承累朝之廢壞，億兆離心，流賊四起，震及京師，正賴諸王乃心帝室，將兵入援耳。唐王聿鍵，蠲金築城，倡義勤王，尤宜旌其勞，壯其節，以為忠臣義

士之勸迺莊烈頓生疑忌恐起藩國專兵之漸不顧名義降詔切責廢爲庶人而錮之諸王誰復以兵自衛哉維時寇氛愈熾放逆而堅無不破打亮而人盡爲燎宗藩束手待斃太祖以下之子孫悉爲魚肉而福王之受禍愈慘是神宗所釀得莊烈之加酷而愈熟也或曰闖賊圍開封急攻七晝夜而不克者周王恭枵能發庫金募死士與眾固守也福王金錢山積輕違呂忠敬維祺之言不肯散財餉士實自置身刀俎側耳於莊烈何尤曰福王特監唐王之獲罪而靡敢自保周王又監福王之就烹而益用自危發金募眾雖動干朝廷之忌然與其遇害於賊徒孰若見責於天子與其城陷而醢爲鹿脯孰若事定而身幽鳳陽周王所以敢募兵自固而得延開封數月之命也莊烈若恢宏大度首旌南陽義旅以堅天下急公赴難之心則福王慕義而起未必不散財餉士樂與唐周諸藩共爲中興之良佐也迺猜忌心勝過於深謀遠慮直以倡義勤王之舉飾詞加罪俾累代藩封悉假手闖賊而猶曰朕非亡國之君乎於戲此中原所以失鹿而宗廟不血食也禍豈僅一福祿酒已哉

從賊諸臣

諸臣降賊冀免殺戮希圖富貴耳及李自成召見朝官以大僚多誤國概囚繫之庶官則或用或否如大學士魏藻德陳演等及諸勳戚大臣謂皆素行貪墨瘠公肥私激變

蒼生之輩悉付劉宗敏營拷掠責賂至灼肉折脛備諸
慘毒矣然秦世子妃劉氏求死而自成遣歸母家周總兵遇

吉殺賊而死而自成深為嘉歎衛巡撫景瑗不屈而自成

稱為忠臣既死而賊皆嘆惜移其家於別所而戒勿犯劉

狀元理順闔門自縊而賊皆羅拜號泣李襄城伯國楨哭

奔帝喪要以三事而自成悉從自成方據御座周儀伯鳳

翔大哭殿前而自成不問湯布衣文瓊自殺而賊徒皆嘆

其忠宮人費氏刺賊自刎而自成令人收葬凡被賊極刑

拷掠而死者皆陪克在位反顏事賊之徒耳終未敢擅違

自成令一入忠臣義士家也所最痛快者賊陷西安時張

國紳首請自成稱帝冀為宰相誘故文太僕翔鳳妻鄧氏

以獻鄧知書以為自成必幸自成責之曰汝與太僕同輩

不能庇其妻子迺以媚我真狗彘也即斬國紳以徇禮鄧

之夫覩然人面而甘心從賊布衣婦女尚所弗屑乃位至

公卿世為勳戚猶冀老於長樂可恥已極從賊而賊且目

為狗彘明正其罪而戮之洵足為千古人臣從賊之炯戒

矣

福王甲申三月李自成陷京師莊烈崩於煤山五月

福恭王長子由崧自立於南京乙酉五月我

大清兵下江南明總兵田

雄劫福王以降明亡

闖賊陷沒北都逼害君親迺明人不共戴天之讎初未嘗
得罪於我
國家也

世祖章皇帝特垂念舊好，薄海同讎，一伸大義於天下耳。賊既西走，遽爾偷息金陵，優童艷女，日尋耽樂，馬阮植黨於中，高左稱兵於外，自相魚肉，而於報仇雪恥之事，概置不問。逮賊巢傾覆，賊首敗死，餘孽東竄江左，臣子不能乘機撲滅，而反招降賊黨，以爲抗拒之資，明之忘恩負義，極矣。簡西征之銳，轉旆而東，故

六師所向，矢不控絃，兵不血刃，而江南悉平也。或問明遺臣議立君時，咸謂福王昏庸，潞王賢明，爾時若決立潞王，明祚其稍延乎？曰：趙孟頫未嘗無一才一藝足錄，第身爲宗室，泥首事元，我

聖祖仁皇帝尚責以大義，有虧其餘，均無足置議。潞王以穆宗

之孫，神宗之姪，而居南宋之都會，

大兵臨城，束手無策，競與重臣旅進旅退，其殆孟頫福王之流亞歟？且莊烈在位，十餘年矣，尚不能以天下之全力，敵一流寇，諸王又何能以覆亡餘燼，流寓海濱，竊持草間螳臂，敢與我

朝抗衡乎？時勢至此，明卽成祖復生，孝宗繼體，亦止割據東南，畫江而守，差慰我

朝弔伐興繼之初心耳。若擇立嗣君，而僅得一中材，曾何濟於明祚之覆亡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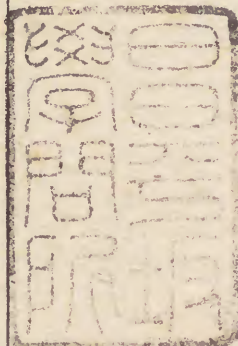
弟世宣浚明

韻鏗梧生

纂緝

身家

卷一



元音虞琴

編輯

鍾才英堂

姪承啟迪臣校字

男 簞鳴箏刊校

孫守正端士刊訂

天保製大巳

